

基于 BYOD 的高职英语 SPOC 辅学课程建设理论依据研究

张琳琳

(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吉林 吉林 132200)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布鲁姆的学习目标分类体系、数字布鲁姆和 Padagogy 轮的主要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探索这些理论对构建基于 BYOD 的高职英语 SPOC 辅学课程建设的启示,以期对高职英语教师 SPOC 辅助课程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BYOD;高职英语;辅学课程建设

[DOI]10.12231/j.issn.1000-8772.2021.16.279

引言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 BYOD 迅速在高职学生中得以普及。面对着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多的高职英语教师探索将 BYOD 应用于学生的英语学习。但纷杂繁多的移动教学资源,往往令高职学生难以取舍,难以找到适合高职学生的英语课程资源。因此,高职英语教师往往会选择自建 SPOC 课程,以提高学生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英语学习效果。然而,在高职英语教师建设基于 BYOD 的高职英语辅学课程的过程中,往往缺乏理论指导。布鲁姆的学习目标分类体系、数字布鲁姆和 Padagogy 轮可以为高职英语教师提供理论依据。

1 Bloom 的教学目标分类系统

1.1 教学目标分类系统的主要内容。1956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 Benjamin Samuel Bloom 提出了认知目标分类体系,该目标体系将技能和目标分类排序,揭示了能力的层次性和涵盖性,即能力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到高的排列^[1]。Bloom 的分类体系遵循的是人类的思维进程。如果人们不首先记住一个概念就谈不上理解它,同样地,如果无法理解知识和概念,就不可能应用这些知识和概念。学习是从低级别思维技能到高级别思维技能的一个连续的过程。Bloom 将这些思维级别从低到高用六个名词加以描述,分别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

1.2 教学目标分类体系对高职英语 SPOC 课程建设的启示。Bloom 的分类系统向高职英语教师强调了学习的过程,主张在实践中学习,按照六种不同的类别组织学习活动。然而,高职英语教师也不必要求每个学习任务都必须涵盖六种认知分类目标,需要根据 SPOC 课程的需要决定在线教学活动是否需要达到创造的认知级别。另外,由于 SPOC 课程的特点,教师不必在课程中设置过多的创造级别的活动,避免增加学生的负担。

2 数字 Bloom

2.1 数字 Bloom 主要内容。新西兰的一名中学教师 Andrew Churches^[2]在原有的分类目标体系的每个认知级别中都增补了新的数字化学习关键词。识记层的关键行为增补了圆点要点列举、高亮标注、建立社交网络、添加书签或星标、添加社交性标识和搜索引擎搜索。这些学习活动体现了鲜明的数字时代的学习行为特点。理解层增补了帮助学生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在知识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行为动词,包括:高级搜索和布尔搜索、发表博客日志、分类加标签、添加评论或注释和网上阅读订阅。应用层主要增补了帮助学生借助信息技术对所学知识进行实操或实践的关键行为动词,包括:运行和执行程序、玩游戏、上传和分享、破解和编辑。分析层主要增补了侧重分析知识内容联系的数字化行为动词,包括:拆解整合、建立链接、反向规划、拆分、证实和编辑标签。拆解整合是指将分散的多个数据资源整合为一个资源。评估层增补了通过检查和批评按照一定的标准做出评判的行为动词,包括:博客和视频博客评论和反馈、发表帖子、审核、协作和建立网络和测试。创造层增补了通过生成和规划将不同元素组成一个新的整体,或者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行为动词,包括:选编、合成或编辑影片、动画、音

视频、导演与制作和发表。

2.2 数字 Bloom 对高职英语 SPOC 课程建设的启示。根据 Anderson 提出的数字 Bloom,高职英语 SPOC 课程在设置学生基于 BYOD 的移动学习活动时,要充分考虑数字时代学习行为的特点,选取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认知行为活动。同时,应当鼓励学生利用新兴学习技术,助力自己的英语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注重安排符合数字时代发展趋势的协作任务,充分利用社交媒体,逐步引导学生实现高阶认知。

3 SAMR 技术发展模型

3.1 SAMR 模型的内容。2006年,Ruben R. Puentedura 博士在文章《转变、技术和教育》中提出了 SAMR 模型。作为一个技术发展模型,SAMR 模型旨在帮助教育技术应用者选择、应用和评价教育技术^[3]。Ruben 博士将教育技术的应用从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依次为代替层、增强层、修改层和重塑层。2009年他在《我们可能的教学:教育技术,从理论到实践》一文中,完善了 SAMR 模型将代替和增强层划归未提高级别的教育技术应用,修改和重塑层被他列为了转变级别,Ruben 博士认为:“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中引入技术时都会遵循这种过渡方式。”(Ruben R. Puentedura,2009)

3.2 SAMR 模型对高职英语 SPOC 课程建设的启示。高职英语教师在 SPOC 课程中使用移动教育技术时,要注重不同的教育技术应用的方式,需要了解的是技术应用的不同层次和在不同层次中技术应用的的优势,这样才能让技术的强大之处真正得以体现。例如,老师可以通过建设 SPOC 课程的学习平台,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在课后借助协同文档编辑等技术进行合作并相互演示使得学生们可以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合作完成一个演示内容。再如,一个学生可将自行进行的演讲录制成视频,并上传到视频网站上与其它师生进行分享,并得到即时的评价。在技术应用的转变阶段,教师更应该注重运用技术对学习任务的及学习过程进行重新定义。

结束语:BYOD 在高职学生中的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高职英语教师开展 SPOC 辅学课程教学供了无限的可能,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师们应该充分考虑 BYOD 的特点,依据布鲁姆的学习目标分类体系、数字布鲁姆和 Padagogy 轮,设计丰富多彩的基于 BYOD 的课程活动,完成高职英语 SPOC 辅学课程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张卫东.英语专业学生能力的层次性分析、培养和课程实践[J].外语研究,2008(05):61-65.
- [2]陈丹.基于“数字布鲁姆”的学习活动设计[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06):34-42.
- [3]刘爽.SAMR 模型的研究热点及其进展[J].吉林工程技术示范学院学报,2018(11):91-93

作者简介:张琳琳(1978-),女,吉林人,硕士,副教授,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 BYOD 的高职英语 SPOC 辅学课程建设及应用效果研究”(合同编号:JKH20200448SZ)部分研究成果